

责任编辑：孟 涛

封面题字：阿 甲

封面设计：麦荣邦

《电影与戏剧》丛刊

电视剧专辑

本社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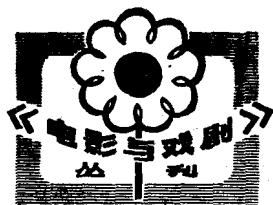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75 字数 373,000

1982年4月第1版 198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0册

书号：8078·3282 定价：1.45元



电视剧专辑

何日彩云归·····	王扶林	种荣茂 (1)
有一个青年·····	张洁	许欢子 (47)
选才·····	李德顺	席与明 (76)
洞房·····	王犁	史践凡 (112)
瓜儿甜蜜蜜·····	陈建秋	(153)
哎哟,妈妈·····	方钧	(185)
现在正是早晨·····	韩大川	(213)
盼·····	张木桂	(255)
花·····	奚里德	黄茅彤 (305)
女兵·····	郑礼滨	钱石明 (330)
祖国的儿子·····	贾鸿源	马中骏 李志良 (370)
鹊桥仙·····	霍达	(400)
小法岱特·····	[法]阿兰·凯尔西	(430)
《小法岱特》的艺术特色·····	汉生	(466)
《小法岱特》·····	[意]贝纳多·贝托鲁契	(469)
《小法岱特》简介·····	任远	(525)

何日彩云归

王扶林 种荣茂

上

1 海滨沙滩一侧

一望无际的大海。

海浪汹涌。

浪击礁石。

彩霞映红的天空，太阳即将升起。

白净净的沙滩，一行浅浅的脚印。镜头上摇，国民党上校军医黄维芝伫立沙滩。

晨风吹拂，清瘦、消沉的黄维芝，无目的地在沙滩漫步。

日出，波光闪烁。

几个青年男女在附近追逐嬉戏。

2 沙滩另一侧

五十多岁的东蓬警备司令曾耿和他的小孙子，穿着游泳衣正在沙滩上做下水前的准备工作。一辆高级小卧车停在他们身后。

黄维芝的背影进入镜头。

远处海面有两个人在游泳。

耳畔仿佛琴弦铮铮、箫韵悠扬。《彩云归》的主旋律由远而近。

黄维芝转身眺望、凝神……

一望无际的大海。

天空布满朝霞。

海鸟在海面自由飞翔。

黄维芝微微叹气，由振奋转为忧郁。

在他身后，一个女人轻轻地为他披上西装上衣。

黄维芝回头，两人目光相遇，原来是他的学生和助手——护士严思秋。

严思秋关切地看着她的老师：“早晨凉，别感冒了！”

黄维芝淡然一笑，轻轻拍拍她的手，表示谢意。

严思秋：“上午有病人，老师早点回去吧！”

黄维芝：“知道了，你先回去吧！”

严思秋深情地看了看黄维芝，转身向木麻黄林带走去。

一辆高级小卧车驶来。穿着军装的曾耿探头呼唤黄维芝。

车停。

曾耿：“老同学！”

黄维芝：“小民也来锻炼身体？”

曾耿走下小卧车。

曾耿：“每天带他洗海水浴，强壮身体嘛！小民，叫黄爷爷！”

小民从车窗探头：“黄爷爷！”

黄维芝：“喂，你好，小民！”

曾耿：“我这是响应蒋总统的命令，养精蓄锐，庄敬自强，自

强不息!”

黄维芝冷冷地，又象赞扬，又象挖苦地说：“难得呀！有你这样的忠党爱国之士辅弼总统，实乃中华民族之大幸，敬佩，敬佩！”

曾耿：“过奖，过奖！”

曾耿指远去的严思秋，十分关心地试探老同学的口气：“你的学生严思秋对你真够关心的！”

黄维芝无语。

两人在沙滩漫步。

曾耿：“严思秋一心崇拜你的医道，对你很有仰慕之意，你也太……”

黄维芝苦笑。

曾耿：“近来身体怎样？”

黄维芝抚摸着自已的右胳膊：“半边病麻，已有半年多了。”

曾耿关切地问：“吃药了没有？”

黄维芝：“效用不明显，有一味药难买……”

曾耿：“什么药？”

黄维芝：“四川产的当归。”

曾耿哈哈大笑：“你的名堂也太多了，偌大个台湾，多少国药店，当归多的是，干嘛非要四川的？”

黄维芝：“隔行如隔山，同属当归，秦产者宜补，川产者善攻。地道不真，则善恶绝然不同。现在市面上，哪里能弄得到一两四川产的彩云归啊！我就不懂，卫生署为什么不能从香港进口一些？”

曾耿看了黄维芝一眼，嫌他想法不合时宜，对他说：“老同学，你太天真啦！大陆的药材虽能医病，可容易留下后遗症

啊！”

黄维芝：“后遗症？！”

曾耿：“思乡病！”

黄维芝：“神经过敏，同是中华民族，同是黄帝子孙，同本同源、同文同种，为什么盈盈一水间，默默不相语呢？”

曾耿制止黄维芝：“还是小心些好！”

黄维芝：“半年前，内弟钟离汉回香港，曾托他弄一点彩云归，可是至今杳无音讯，得便，请老弟帮着打听打听。”

曾耿：“那没什么，一定效劳！”

“喵喵”，汽车喇叭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曾耿回头见小民在按喇叭，说：“小孙子着急了。”

他们向小卧车走去。曾耿上车，车动。

曾耿：“再见！”

小民：“黄爷爷，再见！”

黄维芝向他们招招手，目送汽车远去。

3 任九车办公室

办公桌上放着一个打开着的包裹，里面有一包川产的当归和一封来信。当归用红纸裹着，上写“彩云归”。当归头圆须长，有云状斑纹。

新提拔的警备副司令任九车察看着这包裹里的东西，他拆开信。

门外，侦缉队长敲门。

任九车：“进来！”

侦缉队长拿着文件夹进办公室，规规矩矩地站在一旁。

任九车：“这是谁带来的？”

队长：“钟离汉，此人已被扣押。”

任九车：“钟离汉，他是什么人？”

队长：“他是国防部卫生军医黄维芝的内弟，商人。”

任九车注视信封，落款是：钟离秀兰。收信人是：黄维芝。

队长：“共党将派钟离秀兰去香港搞统战，黄维芝的内弟钟离汉来往于香港、台湾之间，给他俩穿针引线。”

任九车思忖片刻，自语：“黄维芝在台湾，他的妻子在大陆，内弟在香港……”

任九车眼珠一转，把信件扣留，将其余的东西原封包好，递给侦缉队长：“寄给他。”

4 舞厅

歌女手拿麦克风，用沙哑的低音唱着一首软绵绵的曲子。

酒吧一角，侦缉队长和任九车正在窃窃私语。

侦缉队长掏出一张严思秋的照片，递给任九车：“这是他的学生严思秋。此人自命清高，待人冷若冰霜。年轻的时候，想吃她这块天鹅肉的不在少数，结果都遭到她的冷遇。唯独对黄维芝……。”

任九车审视另一张照片。

任九车：“这是黄维芝的什么人？”

侦缉队长：“他的义子，叫阿义。”

5 黄维芝医寓

门外。一辆黑色小卧车驶来，阿义下车，提着采购的物品走上台阶。

6 医疗室

针头从贵妇人肥胖的胳膊上拉出。贵妇人向为她打针的严思秋表示感谢。

7 诊室

黄维芝为贵妇人开药方，贵妇人接过药方。

黄维芝起身送贵妇人出诊室，说：“马太太请走好。”

贵妇人：“请回吧。”

8 走廊

黄维芝和贵妇人出诊室。在走廊上遇见阿义拿着邮包进来。

“爸，您的包裹！”阿义迎向黄维芝。

严思秋追出送贵妇人穿过走廊。

黄维芝：“谁寄来的？”

阿义：“没写。”

9 书房

黄维芝走进书房，拆开包裹，不禁一楞。

红纸上用毛笔写着三个大字“彩云归”。他用微微颤抖的手抚摸“彩云归”，莞尔，由惊喜转为疑惑、不解。

阿义看着义父的神情，感到莫名其妙。

黄维芝自语：“这是谁寄的呢？四川？”

阿义：“不可能，从大陆寄，邮局早扣了。会不会是钟离汉老伯？”

黄维芝：“他经常往来于港台之间，何需邮寄？”

黄维芝打开红纸包，小心翼翼拿起一株当归，轻轻地闻了闻。他陷于沉思。

10 药房

黄维芝走进药房，拿出切药的器械。正在收拾药柜的严思秋迎上去。

严思秋：“老师，我来吧。”

“我自己来。”黄维芝整理着切药的器械。

严思秋：“这是……”

黄维芝很仔细地把当归切成片状，说：“彩云归，产在四川。”

严思秋：“老家寄来的？”

黄维芝：“包裹上没署名，奇怪得很！”

严思秋：“可能是谁呢？会不会是钟离大姐？我几次劝您打听一下，可您总是……”

黄维芝停住手里的活计，轻轻叹了口气，说：“难哪！”

11 书房

电炉，炉丝渐红。黄维芝将当归放进药罐里。药罐微冒热气。

阿义：“钟离老伯有半年多没来过了吧？”

“唔。”黄维芝斜靠在沙发背上，抚摸着胳膊，感到不适。

阿义：“不舒服了吧？”

黄维芝稍稍起身，说：“不要紧，把像册给我。”

阿义找到像册，递给黄维芝。

黄维芝打开像册，指着一个女孩的相片：“认识吗？这是钟离老伯的女儿，叫玲玲，有十几年没见面了。”

12 十年前黄维芝的书房(回忆)

相片上的玲玲活了。这姑娘天真、可爱，烫着波浪形的短发。

黄维芝把她抱在膝上。

玲玲指着壁上的一幅山水画，问：“这张画上写的是‘江夏黄维芝’，江夏是人吗？”

黄维芝：“江夏是个地名，是天下所有姓黄的老家，不管是大陆的，还是台湾的，所有姓黄都是从这里分出来的。”

玲玲：“那地方好玩吗？”

黄维芝神往地说：“好玩极了！那奔腾的大江浩浩荡荡，那有名的三峡两岸就象刀削的一样，比这里的淡水河，浊水溪，雄伟多了！”

玲玲听得入神，如身临其境。

黄维芝：“咱们坐上船穿过三峡就到家乡了。”

玲玲拍手说：“真好，姑夫，将来我要跟你看看三峡，也看看家乡。”

黄维芝把玲玲搂在怀里。（回忆完）

13 黄维芝的书房

阿义指着相片，问：“她就是你常提到的玲玲？”

黄维芝十分感慨地长吁了一口气，点头：“自从来到台湾这个孤岛，钟离汉是我唯一的亲人，看见他就想起大陆的老伴——钟离秀兰。”

阿义一面听义父讲，一面走向书桌，察看着彩云归。

黄维芝无限伤感地：“唉，三十年生死两茫茫，无处话凄凉。

你父亲是四川人，母亲是台湾山胞，他们活着的时候，常到我这里来。一会儿谈台湾，一会儿夸大陆，海阔天空，天南海北。如今他们已故去十来年了！”

黄维芝的娓娓细语勾起了阿义对生父的怀念。

“钟离汉老伯也杳无音信……阿义——我是伶仃洋里叹伶仃！”黄维芝含着辛酸的眼泪。

“爸爸……”阿义激动地扑向黄维芝。

黄维芝爱抚地摸着阿义的头说：“吃饭去吧。”

阿义控制住激动的心情，让义父躺舒服了，然后悄声地离去。

“爸爸，我上班去啦！饭在锅里，吃的时候，加加热就行了，泡菜在小碟子里。”阿义走到门外，又回头叮嘱爸爸。

黄维芝：“早点回来！”

药罐大冒热气。黄维芝回忆起三十年前往事。

14 黄维芝在四川的住所(回忆)

钟离秀兰形象由虚变实。

钟离秀兰弹指拨弦，黄维芝吹箫伴奏。面前放着他们共同谱写的《彩云归》曲谱。钟离秀兰自弹自唱，十分动人。

风袅袅，雨霏霏，
故园今又动芳菲。
况复彩云归！
铸剑为锄应有日，
前途莫遣寸心灰。
峨嵋山月朗，

照彻彩云归！
云漠漠，雾迷迷，
破雾穿云月色微。
好伴彩云归！
茅舍竹篱春色秀，
男耕女织永相随！
中秋弄管弦，
同奏彩云归！

歌声中出现以下画面：

秀兰为黄维芝修改《彩云归》曲谱，黄维芝满意地哼着曲调，打着节拍。他们含情脉脉地相视而笑。

竹林。黄维芝和钟离秀兰攀登石阶，走向竹林深处。

花园。夫妻对下围棋。秀兰用白子叫吃，黄维芝应一黑子，得意地看了秀兰一眼，秀兰发动进攻。

花园里黄维芝培土，秀兰浇花。

歌声中黄维芝的黄埔同期同学某绥区司令部参谋长曾耿匆匆走了进来。那娓娓动听的歌声止住了参谋长的脚步。

歌罢。

曾耿赞叹不已地说：“好一曲《彩云归》！抗战胜利，夫妻团聚，双喜临门哪！”

黄维芝热情地抬了抬手，将曾耿让进书房。他们边走边说：“是啊，应该庆贺！”

曾耿接过秀兰送来的香茗。

秀兰：“难得曾参谋长今天那么清闲。”

曾耿喝了一口清茶，点着了香烟：“我和维芝兄既同窗又同

事，怎奈戎马生涯，总也拊不到时间叙叙家常，今天我可是专诚拜访！”

秀兰笑了笑：“太客气了。”

黄维芝急切地询问：“我提了几次要求，上司答复了吗？”

曾耿掸去了烟灰，观察了黄维芝夫妇的表情后，说：“知道你着急，今天特来禀告。”

黄维芝聆听，钟离秀兰端坐注视。

曾耿严肃地说：“上峰已经批示。国共和谈宣布破裂，内战烽烟再起，军人要求解甲归田，看来，不合时宜。”

黄维芝紧锁双眉，不知所措。

钟离秀兰起身，掩面哭泣。

黄维芝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悲愤地说：“又要流血了。日寇入侵，流了八年血，还嫌不够吗？真不知道要把国家的元气损伤到什么地步？”

曾耿面对老同学的责问不动声色，说：“伤感情绪与军人身份很不相称。还是振作精神，北上剿共吧！”

黄维芝深深地叹了口气。

一阵难堪的沉默。

15 院内

黄维芝同曾耿步出房门。

曾耿象是安慰黄维芝，又象是抱歉地说：“本来我想上你这儿散散心，谁知……”

黄维芝：“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

曾耿表现出极大的同情，接过黄维芝的话头：“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好，再见。”

16 黄维芝在四川住所的阳台(回忆)

中秋之夜，皓月当空。微风吹拂着庭院里的凤凰树。

黄维芝和钟离秀兰扶栏望月，不胜感慨。

黄维芝：“多好的月亮！”

秀兰偎倚在黄维芝的怀里：“又是中秋了！”

黄维芝：“秀兰，我不在家的时候，每当月夜，我总是默默地为你祝福！”

秀兰：“你不在家的时候，我也不只一次为你焚香祝祷。”

黄维芝打断秀兰的伤感：“现在我们不是在一起了吗？别想这些了。”

秀兰想起长时期的别离，不免对丈夫流露出一不满：“你总是这样哄我。”

黄维芝：“你还记得我们从小就爱读的诗吗？”

秀兰：“青天有月来几时，”

黄维芝：“我今停杯一问之。”

秀兰：“白兔捣蒜秋复春，”

黄维芝：“嫦娥孤栖与谁邻？”

秀兰：“‘嫦娥孤栖与谁邻’……嫦娥有玉兔给她作伴……可我呢，这两年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实在寂寞。”

黄维芝：“我不是回来了吗？我永远陪伴着你。”

秀兰：“可我总觉得这是在做梦，就怕梦一醒，你又消失了，陪伴我的还是寂寞和孤独。”

黄维芝：“别说傻话了。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过节。我要你高高兴兴的。来，为了纪念我们团聚，我破例敬你一杯。”

秀兰接过酒杯：“这杯酒也是为了我们结婚一周年。”

钟离秀兰一饮而尽。

黄维芝：“你怎么啦？我们结婚那么多年……”

秀兰：“不，你听我说，我们结婚没几天，就打起仗来了，你耐着性子陪伴我三个月就上了前线。国共合作那一年你回四川办事，在家住了九个月，加起来不正好是一年吗？”

黄维芝：“你的帐算得真细啊！”

秀兰：“因为它浸透了离别的辛酸泪。”

黄维芝：“秀兰，和你在一起多好呀！”

秀兰紧紧地搂住黄维芝，唯恐失去了他。

秀兰：“别离开我，答应我。”突然一丝阴影掠过她的面庞，她自言自语地说：“可是刚才曾参谋长说……”（回忆完）

17 黄维芝的书房

黄维芝拿着钟离秀兰的相片，老泪纵横，不能自拔。

18 三十年前黄维芝在四川的住所（回忆）

钟离秀兰从墙上摘下玉箫，轻轻掸去尘土，深情地交给黄维芝。离别在即，钟离秀兰哭成了泪人儿。

秀兰：“寂寞的时候，奏一曲我们共同谱写的《彩云归》，即使你走到天涯海角，我也听得见！”

钟离秀兰伏在黄维芝肩头泣不成声。黄维芝贴着秀兰的面颊，泪水盈眶。

黄维芝依依不舍地紧握玉箫。

黄维芝走出庭院，耳畔妻子的话语犹在：“寂寞的时候，奏一曲我们共同谱写的《彩云归》，即使我走到天涯海角，你也听得见！”

钟离秀兰捂住嘴极力控制自己，扑在门旁。

黄维芝：“多保重吧！”

钟离秀兰含泪向他不断地点头，她长久长久地站着，目送他远去。（回忆完）

19 黄维芝的书房

黄维芝从回忆中醒来，他擦干泪水，放下秀兰的相片，起身摘下那枝玉箫，抚摸着。

20 药房

正在整理药品的严思秋被凄凉的箫音吸引，不觉寻声而去。

21 走廊

箫音停止。

严思秋在走廊上注视着黄维芝。

22 书房

黄维芝提笔作诗：“……天涯犹念望归人！”

23 走廊

走廊上的严思秋见黄维芝陷于思乡思妻的情景，不胜感慨，心绪烦乱，转身轻步离去。

24 书房

脚步声惊动了黄维芝。他默默地看着严思秋离去的背影，耳边响起严思秋的话音：“会不会是钟离大姐，我几次劝你打听一

下,可您总是……”

黄维芝坐下奋笔疾书。

曾耿拿着画轴进来。

曾耿:“老同学,在吟诗作赋?”

黄维芝见是曾耿,忙收起呈文,冷冷地摆了摆手:“写封信。

坐,坐!”

曾耿百无聊赖地解开衣扣:“阿义呢?”

黄维芝:“上晚班。”

曾耿感到沉闷的空气使人窒息,说:“给点酒喝。”

黄维芝:“好。”走向酒柜拿酒。

曾耿烦闷,坐立不安。

黄维芝不解地看着他。

曾耿:“到阳台上坐吧,屋里闷。”

25 沙滩

晚霞。

海浪轻轻地拍击沙滩。

龙舌兰笔直地刺向布满彩霞的天空。

26 阳台

心事重重的曾耿紧皱双眉,扶栏远眺。香烟的火头忽明忽暗。

黄维芝端着几盆酒菜来到阳台上。

黄维芝:“坐,坐。”

两人坐定,斟酒。

黄维芝夹了一块泡菜:“尝尝,阿义做的泡菜。”